

客家委員會獎助客家學術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臺灣客語「个」的探究：從語篇觀點看語義與形式之間

申請人：賴文英

中 華 民 國 一 〇 二 年 十 一 月

本報告係接受客家委員會獎助完成

# 臺灣客語「个」的探究：從語篇觀點看語義與形式之間

計畫申請人：賴文英

## 提 要

在之前系列性的三個研究計畫當中，我們發現疑問代詞、指示代詞、人稱代詞均分別和「个」有密切的互動關係，而這種密切互動的關係可能導致成分之間產生構式化或習語化的現象，同時也包括導致「个」及其相關構式的語義與語法功能的變化。因而本計畫以「个」為中心點，目的在於探討歷時性「个」的演變以及共時語料中「个」所呈現的語義與語法功能。在客語文本中，我們發現「个」具有量詞、指代詞、結構助詞、屬格標記、名詞化標記、名詞後綴、語尾助詞、疑問代詞、副詞、連詞（話題性標記）、發語詞等等多重功能的身份角色，但在歷史文獻中卻難以找到所有相應的語法功能，且「个」在現代文本中的使用頻率極高，當語詞非單獨使用而使用頻率極高時，「个」和相鄰成分之間的互動性或共現性關係便容易造成「个」的語義產生變化，亦或結構成分產生重析分析，進而習語化。因而本計畫認為有必要從歷時與共時層面再做一詳細而系統性的分析，共時層面包括從客語文本當中對「个」的語音、語義、形式或構式成分的變動分析；歷時層面則包括古漢籍中「个」語音與語義、語法方面的歷時變化，以及在漢語方言相關的研究文獻中，窺探「个」可能產生的歷時變化。釐清各種語義或語法關係將有助於日後不同子題的探討，牽連到的子題將會有關係子句、名詞短語、量詞系統、代詞系統，進者可探討小稱系統的問題與語言類型的分布等等。以下從「个」的歷時來源和發展、客語「个」共時的音韻特性、「个」語義與形式之間互動的演變關係、「个」在詞法與句法層面的運作等四個角度來摘要本文。

### (一)、「个」的歷時來源和發展

趙日新 (1999) 指出結構助詞在北方官話屬「的」系，在東南方言則多屬「个」系，指代詞在北方官話主要使用「這」、「那」，在東南方言中部分則與結構助詞「个」相同，且東南方言的「个」在結構助詞與指示代詞的用法，普遍均和量詞的用法有著密切的關係。石毓智 (2004) 提及「个」的指代詞用法最早見於隋唐初期的文獻，而結構助詞的用法直到唐末的文獻才出現，也就是說石認為做為結構助詞的「个」是從量詞演變成指代詞，而後指代詞再演變成結構助詞。趙的分析具有「个」宏觀面的類型學探討，石的分析則具有「个」宏觀面的語法化探討。不過，汪化云 (2008:76-77) 指出前人對於「个」的分析不夠全面，且其語法化的過程並不具體，因而作者結合了「个」的地域分布，並從不同的方言現象探討語法化的微觀過程，認為漢語方言的「个」可從量詞直接演變為結構助詞，且量詞先演變成定指詞而後才演變成指代詞。原則上，上述學者的研究體現出「个」的語義與語法功能仍有其侷限性，和本文相較，「个」實具有更多樣的語法功能。大致上，臺灣客語的「个」同具有量詞、指代詞、結構助詞三大用法，之間具有同源關係，但用字上已分工為常見的「個」、「該」、「个」等，但對客語而言，基本上都與「箇」同源。

「个」有不同的學者從不同的面向討論過，牽連的子題很廣，因而本文在前人有關文章的研究基礎之下，認為要對「个」在歷時與共時各方面的語義、語法特性做一整合性的釐清，進而從不同的觀點再來探討相關語詞的來源與演變問題，屆時其思路或更見清晰。

### (二)、客語「个」共時的音韻特性

我們從 Hasse (2001) 跨語言角度的「語音像似性」(sound phonetic symbolism) 研究，以及陳敏燕、孫宜志、陳昌儀 (2003)、劉丹青、陳玉潔 (2008, 2009) 的跨漢語方言角度對指示詞的語音像似性的統計研究當中，得知指示代詞的聲調系統之中，降調多為指示較近的距離、升調指示更遠的距離。透過跨方言與跨語言

的考察，可解釋為會什麼臺灣客語海陸腔的遠指看似為例外的高調變化，其實其基底的聲調為陰去 [11]，變讀成表層的陽平 [55] 以表遠指，並可如此推測：當「个」的語法化歷程循「量詞→指示代詞→結構標記」的過程而運作時，海陸腔指示代詞的部分是以基底層的聲調在運作。理解了海陸客語遠指聲調變化的原因，之後並能以普遍立場來探討客語各類「个」在語篇當中細部演變的過程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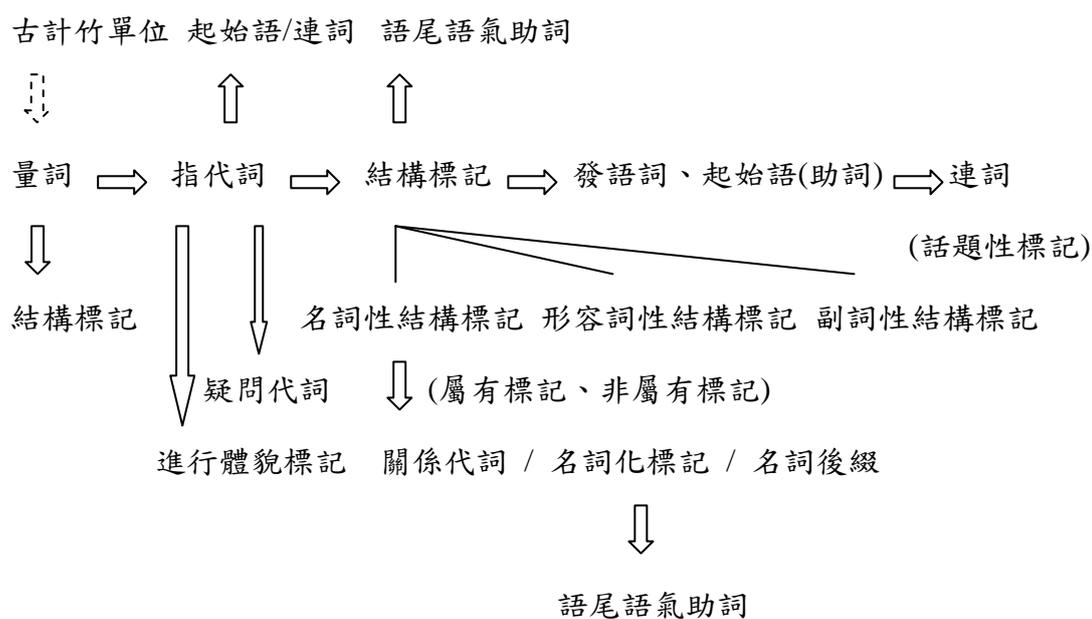
### (三)、「个」語義與形式之間互動的演變關係

本文中，我們從語篇當中的語料來論述臺灣客語「个」語義和形式之間的關連，以及「个」語義與語法功能轉變的過程性，包含量詞、遠指代詞、結構標記、語尾助詞/語氣詞、起始語/發語詞（語氣助詞）/連詞（話題性標記）等等。此部分主要體現「个」語法化的歷程，在下一主題中的「个」短語則主要呈體現了名詞後綴、疑問代詞、進行體標記具語法化與詞彙化互動的傾向。我們並將第三與第四點的摘要總整理於末。

### (四)、「个」在詞法與句法層面的運作

「个」在詞法與句法層面的運作較關注在關係子句、名詞化標記、名詞後綴、疑問代詞、進行體標記等的探討，原則上前三者牽涉到名詞後綴，名詞後綴中的「个」成分具有使名詞短語名詞化的功能，帶有詞彙化的現象，且語義的釋解也非由字面義取得。在疑問代詞方面，「麼个」、「做麼个」的形成屬結構類型及其成分重新分析的語法化結果，具能產性的「V 麼个」（為了什麼原因而做動作 V→語用強化）則屬構式類推與語用功能的語法化結果。再者，「適个」、「當適个」在篇章功能當中形成了進行體標記，其中「適」由動詞轉變為介詞、「个」由指代空間轉變成指代時間，此各別視之為語法化現象，到了「適个」、「當適个」的形成，則是由動詞短語轉變為進行體標記，「適」與「个」在此標記中則漸漸失去了原有的語法功能，具詞彙化傾向。

本文分別從歷時文獻觀點與共時語料觀點相互印證，前者在於呈現漢語方言有關「个」、「的」的源流探討，後者在於呈現現代漢語有關「的」的探討，以及在客語共時語篇當中找出各類「个」之間的演變關係，及其演變的過程性。本文發現，臺灣客語「个」除了具量詞、指代詞、結構標記三大語法功能之外，兼有其他的語法功能，包含屬有標記、名詞化標記、名詞後綴、語尾助詞、疑問代詞、連詞（話題性標記）、發語詞（起始語）、疑問代詞、進行體標記等等，而這些語法功能卻少見於文獻探討之中，不僅體現「个」語法化的演變，某些「个」短語甚至具有詞彙化的傾向。「个」語義與語法功能在共時文本中有其豐富的變化，而這些變化則必須透過上下文之間語義與形式之間的互動，甚至在適當的語境或語用功能之下才能更加明瞭。茲將本文對「个」的發展演變整理如下：



關鍵詞 个、結構助詞、遠指代詞、量詞、名詞化標記、名詞後綴、構式化

# 目次

提要	i
目次	v
第一章 緒論	01
第一節 研究動機及目的	01
第二節 文獻回顧	05
第三節 研究方法	09
第四節 預期目標與研究限制	11
第二章 「个」的音韻特性	13
第三章 臺灣客語「个」的語義與語法功能	16
第一節 量詞	16
第二節 遠指代詞	19
第三節 結構標記	21
第四節 語尾助詞/語氣詞	27
第五節 起始語/發語詞(語氣助詞)/連詞(話題性標記)	29
第四章 「个」的詞法和句法特性	32
第一節 關係子句/名詞化標記/名詞後綴	32
第二節 疑問代詞與進行體標記	39
第五章 結語	41
參考文獻	43

# 臺灣客語「个」的探究：從語篇觀點看語義與形式之間

計畫申請人：賴文英

## 第一章 緒論

本文從漢語方言「个」的歷時來源和發展、客語「个」共時的音韻特性，先釐清「个」的特性，進而從共時語篇當中，找出客語各類「个」語義與形式之間互動的演變關係，包括語義轉變的過程性及其在詞法與句法層面的運作。臺灣客語「个」除了具量詞、指代詞、結構助詞的功能之外，兼有其他的語法功能，如：屬有標記、名詞化標記、名詞後綴、語尾助詞、連詞（話題性標記）、發語詞等等，除了體現「个」語法化的歷程之外，某些「个」短語甚至具詞彙化的傾向，例如進行體標記「適个」、「當適个」，疑問代詞「麼个」、「做麼个」等的形成，其中某些語法功能則少見於文獻。另外，相較於現代漢語「的」，客語「个」更多表現在名詞性結構標記。以下分從研究動機及目的、文獻回顧、研究方法、預期目標與研究限制等四節來論。

### 第一節 研究動機及目的

在筆者之前一系列的研究計畫當中，原則上，我們先設定客語的代詞系統做為研究的主軸，主軸之下再分三個階段來執行，分別為：疑問代詞、指示代詞、人稱代詞。第一階段（2010年）我們已完成客語疑問代詞的研究，研究中我們發現客語部分疑問代詞具豐富的語用功能，且與指示、人稱代詞均有所關聯，包括

後來在 2012 年延伸探討的文章當中對「麼个」、「做麼个」、「V 麼个」中「麼」與「个」成分的來源與演變再做進一步的探討，同時探討相關構式因結構成分重新分析、類推、語用功能強化而形成的語法化與詞彙化歷程；第二階段 (2011 年) 我們也完成客語指示代詞的研究，基本上，我們釐清各類指示代詞語法與語義的功能，包括「恁仔細」、「適个」、「當適个」中「恁」與「个」成分的性質，以及進行體標記與相關構式的語法化、詞彙化互動的情形，包含習語化的歷程。進者，我們也初步探討了「个」在文本中所扮演的角色，其中「个」在口語性的文本當中具有豐富的功能角色，而此卻不完全相同於歷史語法中呈現的功能或意義，因而在本研究計畫當中，擬針對「个」的議題再做深入分析；第三階段 (2012 年) 為人稱代詞的研究，我們延續指示代詞中有關文本分析的研究方法，從文本中探究人稱形式及其篇章回指的功能，以及透視文本中所具有的社會學意義。

整體而言，我們分別在三個系列性的計畫當中各開發不同的研究焦點，<sup>1</sup>讓每一個研究計畫在連結性之外，都有其討論的重點與特色，以擺脫傳統描寫語法帶來的侷限，也希望藉由代詞系統不同角度的分析探究，將客語代詞系統以條理化、系統化、理論化的分析。研究當中，我們發現疑問代詞、指示代詞、人稱代詞均分別和「个」有密切的互動關係，而這種密切互動的關係可能導致成分之間產生構式化或習語化的現象，同時也包括導致「个」及其相關構式的語義與語法功能的變化。因而本計畫以「个」為中心點，目的在於探討歷時性「个」的演變以及共時性語料當中「个」的語義與語法功能變化。我們在客語文本中發現「个」具有多重功能的身份角色，但在歷史文獻中卻難以找到所有相應的語法功能，且「个」在現代文本中的使用頻率極高，<sup>2</sup>當語詞非單獨使用而使用頻率極高時，

---

<sup>1</sup> 我們將此三個研究計畫探討的焦點問題也分別發表於研討會或期刊當中，見賴文英 (2012a, c, d)。

<sup>2</sup> 在徐嘉慧、賴惠玲 (2009)《國立政治大學漢語口語語料庫》當中，客語指示代詞「該」的詞頻位居第 3、結構助詞「个」的詞頻位居第 6、量詞「個」的詞頻位居第 86，但實際上這三者應有共同的來源，此則和「个」的語法化歷程有關。另外，無論華語「的」或客語「个」均應為詞頻中的第一名。華語參考「現代漢語常用字頻率統計」資料庫：

「个」和相鄰成分之間的互動性或共現關係便容易造成「个」的語義產生變化，亦或結構成分產生重析分析，進而習語化。因而本計畫認為有必要從歷時與共時層面再做一詳細而系統性的分析，共時層面包括從客語文本當中，對「个」的語音、語義、形式或構式成分的變動分析；歷時層面則包括古漢籍中「个」的歷時變化，以及在漢語方言相關的研究文獻中，「个」可能產生的歷時變化。

量詞、指示代詞、結構助詞在在東南方言多屬「个」系，在北方官話則多分立成三系。臺灣客語「个」也具量詞、指代詞、結構標記（本文或以「結構標記」稱之）三大用法，之間具同源關係，用字上常見「个」、「介」、「個」、「該」，後三形多分別見於疑問代詞、量詞、指代詞，今疑問代詞中的用字規範則以「个」為主。實際上，「个」牽連到的子題將會有關係子句、名詞短語、量詞系統、代詞系統、話題性標記等等，釐清「个」各種語義與語法關係將有助於日後不同子題的探討，進者可探討小稱系統的問題與語言類型的分布。本文從語義與形式當中先釐清各類「个」在語篇中的語法特性，並從語法化與詞彙化的角度探討「个」如何從具體的實詞義逐漸變虛，又如何從虛的語義演變成更虛的語法功能詞，亦或如何與其他詞素結合而詞彙化。

本文分別從歷時文獻觀點與共時語料觀點相互印證，前者在於呈現漢語方言有關「个」、「的」的源流探討，後者在於呈現現代漢語有關「的」的探討，以及在客語共時語篇當中找出各類「个」之間的演變關係，及其演變的過程性。本文發現，臺灣客語「个」除了具量詞、指代詞、結構標記三大語法功能之外，兼有其他的語法功能，包含屬有標記、名詞化標記、名詞後綴、語尾助詞、疑問代詞、連詞（話題性標記）、發語詞（起始語）、疑問代詞、進行體標記等等，而這些語法功能卻少見於文獻探討之中，不僅體現「个」語法化的演變，某些「个」短語甚至具有詞彙化的傾向。「个」語義與語法功能在共時文本中有其豐富的變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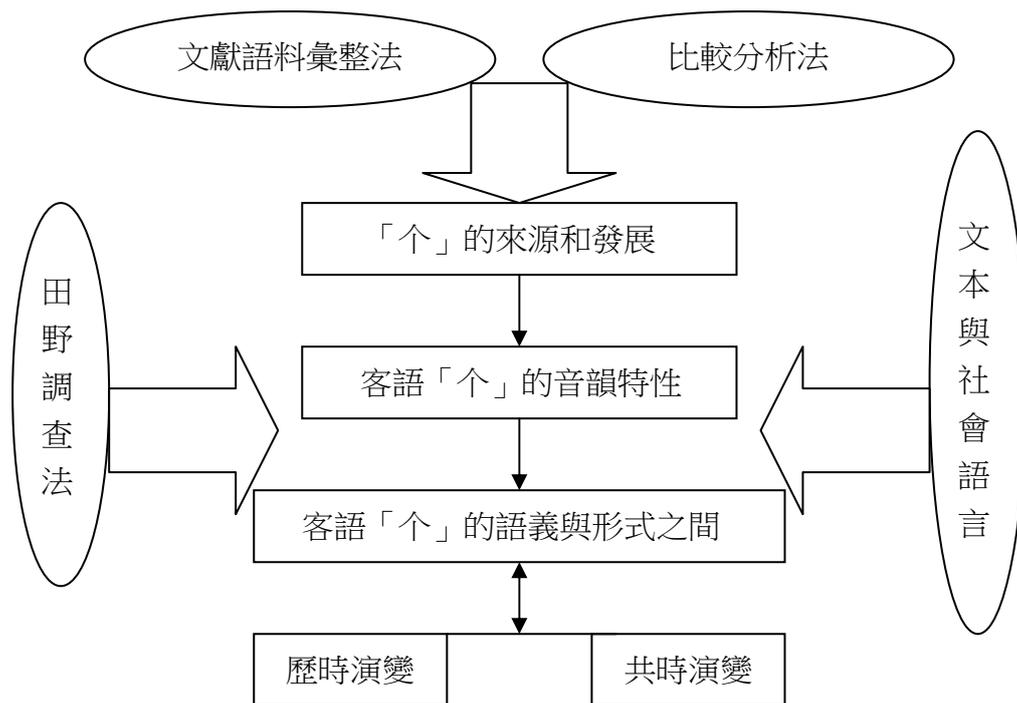
---

<http://humanum.arts.cuhk.edu.hk/Lexis/chifreq/>，顯示在 80/90 年代中，香港、大陸、臺灣跨地區、跨年代「的」字的使用頻率均為最高者。客語參考江俊龍 (2013)，此雖以東勢客語為調查對象，但我們推測臺灣客語詞頻的第一名亦如是。

而這些變化則必須透過上下文之間語義與形式之間的互動，甚至在適當的語境或語用功能之下才能更加明瞭。另外，相較於華語的「的」，「个」更多表現在名詞性的結構標記，並發展出各類關係代詞，包括名詞化標記、名詞後綴的產生等等。

本文語料主要來自於羅肇錦 (2005, 2006) 「整理客話山歌歌詞及民間故事收集編纂」研究計劃、「整理桃園地區客家民間故事及令仔收集編纂」研究計劃，以及筆者長期的田野調查 (2008-2012 年)，或以自己的母語造句後再請發音人確認其合語法性。本文田調之語料集中在桃園地區，以區域性而論，語料具某一程度的同質性，儘量避免因方言差異或區域差異而造成不同的分析結果。若有其他語料來源於內文另做說明。雖語料含蓋四縣腔與海陸腔，但本文在分析時若有差異時將提出討論，否則本文所舉例之語料將統一以四縣腔為主，除非分析必要，例句之語料不再以音標示之，需標音者將以國際音標 (IPA) 示之。本計畫共分五章：第一章緒論，含「个」的來源和發展含的文獻回顧，主要在於探討漢語方言中的「个」在多義與多種語法功能之下，確定它們之間的同源關係，而非偶然的同音現象；第二章「个」的音韻特性，「个」的語音與形態隨語法功能詞的不同而有各自的演變方向，並逐漸分工定位，且海陸腔遠指高調的語音分化有其合理性；第三章臺灣客語「个」的語義與語法功能，主要在於呈現「个」在共時語篇中的語義與語法功能角色；第四章「个」的詞法和句法特性，分別從詞法和句法層面，以及從詞彙化與語法化觀點論述「个」短語呈現在關係子句、名詞化標記、名詞後綴、疑問代詞、進行體標記等的演變；第五章結語，對本文研究成果做一整理，以及疏理本文研究未來的展望。

本計畫之研究架構，整理後如下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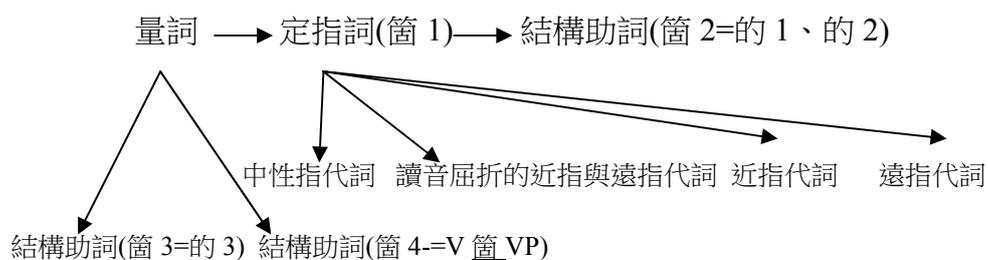
## 第二節 文獻回顧

漢語方言中的「个」牽涉到的是類別詞的研究，例如，邵敬敏 (1993) 從語義觀點分析量詞和名詞的互動關係，石毓智、李訥 (1998) 以及石毓智 (2004) 從歷時變化的語法化觀點來分析漢語方言的「个」，Biq (2002a,b, 2004) 則認為華語的類別詞「個」因使用頻率高，具有概化使用的現象，因重新分析、語用因素，並因使用頻率高而使得有關的「個」短語形成一固定語構式。漢語方言或客語中的「个」或也面臨同樣的問題，但此又涉及到各個方言類別詞的發展，以及「个」語法化的探討及其相關構式的形成與變化，因本文無法含蓋太多面向的探討，故僅就客語「个」做一綜合整理性的分析。此外，「个」的發展與漢語古籍中的「个」或「箇」有關連，故而以下從漢語方言有關「个」的角度來回顧相關的文獻，包含「个」和「之」、「麼」、代詞系統等之間的互動關係。

王力 (1980:236) 指出「个」原來只是竹的單位，如《史記·貨殖列傳》：

「木千章，竹竿萬个。」「个」字的應用範圍到唐代時則擴大許多，包含指人的單位也可以稱「箇」。趙日新 (1999) 指出結構助詞在北方官話屬「的」系，在東南方言則多屬「个」系，指代詞在北方官話主要使用「這」、「那」，在東南方言中部分則與結構助詞「个」相同，且東南方言的「个」在結構助詞與指示代詞的用法，普遍均和量詞的用法有著密切的關係。石毓智 (2004) 提及「个」的指代詞用法最早見於隋唐初期的文獻，而結構助詞的用法直到唐末的文獻才出現，也就是說石認為做為結構助詞的「个」是從量詞演變成指代詞，而後指代詞再演變成結構助詞。趙的分析具有「个」宏觀面的類型學探討，石的分析則具有「个」宏觀面的語法化探討。不過，汪化云 (2008:76-77) 指出前人對於「个」的分析不夠全面，且其語法化的過程並不具體，因而作者結合了「个」的地域分布，並從不同的方言現象探討語法化的微觀過程，認為漢語方言的「个」可從量詞直接演變為結構助詞，且量詞先演變成定指詞而後才演變成指代詞，例如，作者從地域分布與微觀角度指出漢語方言「箇」(即「个」) 的語法化途徑有如下的演變模式：(整理自汪化云 2008:76-139)<sup>3</sup>

(1)



所謂的定指詞是指：「照應作用大於指示作用，主要用來表示上文已提過或雙方都明白的有定對象，不須分遠近指。」(劉丹青 1999:111) 也就是呂叔湘 (1985:202-204) 所說的常常用於回指或當前指的詞。汪化云 (2008:86) 指出定指

<sup>3</sup> 本文認為此圖表仍有探討的空間，我們會於文中做相關的探討。此圖表和石毓智 (2004) 主張「个」演變從「量詞→指代詞→結構助詞」做一比較，不同的是，汪認為：結構助詞非由指代詞而來。

代詞的功能與一般指代詞相同，而典型的定指詞則比較複雜，主要和表現在各方言中此類詞的義項多寡有關，語義本同具有「這」、「那」和「這麼」、「那麼」的意思，後來形態上逐漸分化，作者舉滄水方言的定指詞為例：我結婚他就送了箇兩套衣裳。(我結婚他就送了這兩套衣裳。)至於客語，汪化云 (2008:98-99) 認為梅縣方言中「解」本為箇<sub>1</sub>，為典型定指詞，同具近指與遠指的功能，後因聲調屈折而分化為近指與遠指兩種功能，所舉例為：解兜人來做脉个？(這些人來幹什麼？) 其中「解」可解釋為「這」，後頭出現的「脉个」(同客語的「麼个」(什麼)) 則為「个」字，可見作者並不把疑問代詞中的「个」視為定指詞，但也未指出此處中的「个」性質為何。大致上，東南方言中的「个」常具有量詞、指代詞、結構助詞三大用法，之間具同源關係，但次方言間用字上或因功能分化而逐漸區分其形態。

此外，「个」和漢語方言疑問代詞的發展有關，賴文英 (2012c) 從漢語方言疑問語詞「麼」的觀點，探討「麼」和「个」之間的關係，作者主張客語的「麼」是個依前詞素，具有疑問的語法功能，客語可能沒有經歷「麼」單獨使用的階段，而直接與特定詞素或短語結合成疑問語詞「麼 X」，且最早的形式應是帶有底層詞「儕」的「麼儕」(誰)，亦或與古漢語「人」具有同源關係的「麼人」(誰)，而「麼个人」則較有可能是後來才產生的短語，至於疑問詞「麼个」(什麼)、「做麼个」(做什麼→為什麼) 在客語發展的一開始，即可能先從短語「麼个人」(什麼人)、「做麼个」(做什麼) 經重新分析而歷經了詞彙化，同時從語詞或構式語法功能變得較虛來看，「麼个」、「做麼个」的形成屬結構類型及其成分重新分析的語法化結果，具能產性的「V 麼个」(為了什麼原因而做動作 V→語用強化) 則屬構式類推與語用功能的語法化結果。本文姑且不論「麼个」是否由短語「麼个人」的結構重新分析而來，對探討「麼」系疑問語詞的來源與「个」的演變來說，賴的分析則具有獨到的見解。

「个」同時也和客語人稱屬有構式的來源具有關係。王力 (1980:333, 395) 指出古漢語領有構式的形式，其中「之」最初為指示代詞時是放在名詞之後的複

指，表示領有，如「麟之趾」；在先秦史料中，「之」做為名詞定語的介詞佔大多數，如：「予欲觀古人之象」。王力也主張上古人稱後面不能加表示領有的介詞或指示代詞「之」，如先秦沒有「吾之」、「我之」、「汝之」、「爾之」等之說法。也就是說，屬有標記是後來產生的，至於現代漢語屬有的表現手法則與結構標記「的」具有密切關係，而做為語尾詞興起的「的」，則是後期的口語詞。在客語人稱屬有構式方面，主要有兩種形式：(一) 人稱 + 屬有標記「个」；(二) 人稱格變或人稱與其後的詞素合音，此部分相關的研究包括董同龢 (1956)、李作南 (1965)、Norman (1988:227)、羅肇錦 (1990)、嚴修鴻 (1998)、鍾榮富 (2004)、項夢冰 (2002) 等等學者均持合音說，但各家對於人稱代詞所合音的對象與演變體程卻存在不同的觀點；李作南 (1965)、袁家驊 (1989)、林立芳 (1996) 等學者則持格變說，亦或羅肇錦 (2006b) 的「少數民族同源說」；賴文英 (2010a, 2012e) 則另外提出「小稱音變說」，作者指出「合音說」並沒有針對合音機制提出較好的說明，包括人稱與所有格的音變機制為何，以及人稱領格的聲調為何在客語次方言間呈現非對應性的變化；「格變說」則沒有提出較好的理論依據來說服，且不符合漢語方言普遍的語法形態，作者並從內外觀點、理論依據解釋客語人稱領格可能的來源與性質，包括從漢語與非漢語方言的觀點，探討親密原則於人稱屬有構式中的作用，以及瞭解人稱領格與結構助詞的歷時關係、人稱領格的變化形式與小稱形成機制的關連等等。在不同的有關文獻探討中可看出，客語人稱領格形式的產生 (含漢語方言類似人稱領格的體現) 是否和屬有標記「个」有關，或仍留存許多探討的空間。

「个」有不同的學者從不同的面向討論過，其牽連到的子題很廣，因而本文在前人有關文章的研究基礎之下，認為要對「个」在歷時與共時各方面的語義、語法特性做一整合性的釐清，進而從不同的觀點再來探討相關語詞的來源與演變問題，屆時其思路或更見清晰。

大致上，臺灣客語的「个」同具有量詞、指代詞、結構助詞三大用法，之間具有同源關係，但用字上已分工為常見的「個」、「个」、「該」等，但對客語而言，基本上都與「箇」同源。

### 第三節 研究方法

本計畫的研究方法結合了四個方向面，彼此交叉論證，分別為：文獻語料彙整法、田野調查法、文本的社會性分析法、比較分析法。分述如下：

#### (一) 文獻語料彙整法

文獻語料彙整法分成兩大部分：

蒐集彙整臺灣客語當中「个」相關的語料，包括兩類：(1) 客語共時文本(以語料同質性高的為主，但也含不同次方言間的異質性語料以做為比較對象)的語料蒐集。同質性文本語料的採集將集中在桃園地區的故事集，或經由田調彙整後的文本形式；異質性文本的語料比較將以各鄉鎮的故事集或相關文獻的語料為參考；(2) 徐嘉慧、賴惠玲 2009 年之〈國立政治大學漢語口語語料庫〉，《臺灣語言學期刊》(6.2:119-144)。

#### (二) 田野調查法

以往生成語法主張：句子可經由有限的語法規則而衍生出無限合法的句子。考量客語語料庫與文本的「量」較受限，因而本文有些語句需參考華語的例子，但為免受華語詞彙、句法影響，故而必須從生成語法角度生成相關的句子，可是又為避免主觀性的語法生成，凡於文中使用之詞彙、語句，其來源除引用文獻之外，將經由田野調查詢問母語使用者的語感，以求句子的客觀性與合句法性。亦或經由發音人的自然語料中，選取有關的語詞、構式。本文的田調範圍將集中在桃園地區，四縣腔或海陸腔均可，若和臺灣通行腔(苗栗四縣或新竹海陸)有所不同的將另說明；田調對象以年長且善客語者為主，除土生土長人士之外，也不排除田調方言混合區

的語言情形。以往田調多注重土生土長的「語音保留」，殊不知透過方言混合區的語言比較，或更能得知語言可能的流變方向。

### (三) 文本的社會性分析法

本計畫採文本分析法有其創新與侷限，擬從三個角度說明：

1. 有鑒於客語古文獻的資料不多，因而本文分析著重將以往的田調資料，從話語寫成或記錄成文本形式（此處的文本形式尚未分析過，文本範本含羅肇錦主持 2005 年「整理客話山歌歌詞及民間故事收集編纂」研究計畫與 2006 年「整理桃園地區客家民間故事及令仔收集編纂」研究計畫，以及筆者後續的調查資料）。除了方言比較、歷時文獻分析，另外也配合共時文本與田調語料的分析來推測語言在歷時方面可能經歷的變化。
2. 以本計畫而言，文體上著重在自然語料的語言分析，包括經由口語記錄而成的口語性資料。本計畫社會性方面的分析則指向社會性的口語現象，至於社會學方面的分析則較不足，語料雖以文本為主，有所侷限，但以田調、語料庫與文獻語料來補充文本語料的侷限性，希望從語言與社會互動的角度來探究客語「个」相關構式可能歷經的變化。
3. 客語文本研究的另一個困難點在於文本的質與量都有待加強，且客語文本的歷史較短，辭典以外，少有口語式的文本，且次方言種類繁多，除非比較其異同現象，否則應避免將不同方言現象放在同一平面進行研究，以免失去均一的客觀性。此外，若要從文本中跨越時空背景來探討社會主體與話語變遷的歷時性關係，確有其難點，因而本文採取的做法是藉由田野調查法或語料庫得來的社會性口語語料，以分析客語「个」的共時表現與社會的互動性。

### (四) 比較分析法

比較分析法在於從語言或方言比較中發掘音系、語法、詞彙系統的異同，含共時比較法與歷時比較法。本文之比較分析法主要含括兩部分，一為「个」的共時比較；一為「个」的歷時比較。但有鑒於客語古籍資料的不

足，較無法進行歷時比較，這部分有兩種替代方案：一以同源語的古籍漢語為參考文獻；二以共時比較補歷時比較的不足，含透過「个」相關結構成分在客語的內部分布，及其與漢語方言的共時比較來進行擬測，藉此以擬測出客語「个」構式的變動與發展過程。

#### 第四節 預期目標與研究限制

本計畫希望在共時與歷時的觀點當中，釐清有關「个」的問題，因而含未來發展性的預期目標設定了以下五點：

- (一) 釐清臺灣客語「个」共時性的語音差異原因。
- (二) 釐清臺灣客語不同類型「个」的語義與形式之間的互動關係。
- (三) 釐清「个」的共時變化與歷時變化，含語法化、詞彙化或構式化歷程。
- (四) 從「个」的研究當中，探究文本與歷時之間的互動性。
- (五) 為漢語方言有關「个」構式的比較語法鋪路。

客語由於缺乏古籍文獻之參考，加上有關客語「个」的研究並不多，因而難以直接論證「个」歷時的演變過程，所幸這一部分可以透過客語共時性的內部系統、古漢語以及其他漢語方言的比較來解釋相關問題。此外，客語文本的社會分析法有其侷限性，一方面缺乏共時語料庫的資源，也缺乏古文本的文獻語料，同時，共時文本兼顧「質」與「量」的蒐集也有其困難性，但客語語法的研究仍可以嘗試利用一些方法以突破一些瓶頸，本計畫採取的是折衷方式，先從採集小區域中少量共時的文本語料，並著重區域與方言特色的同質性分析，同時也留意區域方言中異質性成分的分析，希望未來可以從文本當中瞭解社會的變遷，以及話語與社會主體的互動關係。

華語的分類詞「個」因使用頻率高，具有概化使用的現象，同時也容易與其他語詞形成一構式，此構式並因使用率高而形成一固定語構式 (Biq 2004)，漢語

方言中的「个」或客語中的「个」可能也面臨同樣的問題，但此又涉及到漢語方言「个」語法化的探討及其相關構式的形成與變化，本計畫的研究對象暫以客語為主，漢語方言相關的研究則為佐證，日後擬再擴及更廣層面的方言比較語法來探究相關的議題。

## 第二章 「个」的音韻特性

「个」在共時平面中具有多義性與多種語法功能，語音部分也略具分歧，如何確定它們具有共同的歷時來源，這部分可從客語共時平面的語料與跨語言間「語音的像似性原則」，<sup>4</sup>從中分析出它們演變的語法化痕跡。

遠藤雅裕 (2007) 主張海陸客語的「个」不必通過指示代詞階段，也可由量詞直接發展到結構助詞的途徑，理由是海陸客語指示代詞的聲調不與量詞與結構助詞相同 (但聲韻均同)，作者認為兩者若為同源關係，則「个」需先變成陽平調的指示代詞而後回復成去聲調以做結構助詞，而此種演變途徑是難以想像的。這是海陸客語「个」聲調方面呈現出的問題，故而以下先比較臺灣四縣腔與海陸腔的聲調系統，以及不同詞性中「个」的聲調表現。如下兩表所示：

(2) 四縣與海陸客語聲調系統比較表

調類	陰平	陽平	上聲	去聲	陽去	陰入	陽入
調號	1	2	3	5	6	7	8
四縣調值	24	11	31	55		2	5
海陸調值	53	55	24	11	33	5	2
例字	夫	湖	虎	富	婦	拂	佛

<sup>4</sup> 所謂語言中語音的像似性 (sound phonetic symbolism) 指的是，能指與所指的特徵相關連，也就是能指以跟所指的某種特徵相近、相關的形式來指稱所指。(參見 Hasse 2001，劉丹青、陳玉潔 2008, 2009)

(3) 四縣與海陸「个」在不同詞性的音韻比較表

个	量詞	指代詞	屬有標記	結構標記	疑問代詞
例	一「个」	遠指 - 「个」	你「个」	紅「个」	麼「个」
四縣	ke <sup>5</sup> ~e <sup>5</sup>	ke <sup>5</sup>	ke <sup>5</sup> ~e <sup>5</sup>	ke <sup>5</sup> ~e <sup>5</sup>	ke <sup>5</sup>
海陸	kai <sup>5</sup> ~e <sup>5</sup>	kai <sup>2</sup>	kai <sup>5</sup> ~e <sup>5</sup>	kai <sup>5</sup> ~e <sup>5</sup>	kai <sup>5</sup>

「个」在句中為量詞、屬有標記或結構標記時，容易因本身為虛詞或加上語流原因而容易丟失聲母，加上 -ai→-e 語音演變的合理性，故而「个」在語流中常見 e 音，但海陸客語遠指代詞的低平聲調現象既不與系統內部其他詞性的「个」相同，也不與四縣遠指聲調呈對應關係，而此低平調又不趨同於本身系統近指的升調 [lia<sup>24</sup>]，<sup>5</sup>反而與四縣的高平相同。一般對此有兩種可能的解釋：方音間遠指的來源相同，亦或遠、近指字的來源本就不同，若為不同的來源，此較難解釋四縣與海陸同源關係至為密切的兩種方音，且在東南方言大多具量詞、遠指代詞、結構助詞的同源關係之下，如何在遠指部分會有不同的發展，除非有一個充分且可接受的解釋，同時要為不同的字源做一交待；若方音間遠指的來源相同，則需解釋海陸腔遠指可能的音變原因。欲對後者做一合理的解釋，我們需將視野放在漢語方言或跨語言更廣的角度來理解，亦即漢語方言指稱近指與遠指時，有時可透過聲調的屈折變化來呈現，因而海陸腔遠指的「个」有可能是後來的音變，並以高調的模式表現遠指。一些西方學者，例如 Hasse (2001) 從跨語言角度研究指出，指示詞遠、近指的表現模式會體現在語音的像似性，包括元音、輔音，以及聲調語言的聲調方面，其中降調指示較近的距離、升調指示更遠的距離。從聲調部分可看出一通則，距離近的似乎就使用較為自然、低沉、不費力的無標記降調，而距離遠的就使用有區別意義的升調，以便讓遠處的人聽得到。參看其他漢語方言的情形也有類似的發現，例如，陳敏燕、孫宜志、陳昌儀 (2003) 在贛語安義方言的研究中指出，遠指為 [he214]，更遠指為 [he] (全升調)，因而遠和更

<sup>5</sup> 海陸腔近指的升調在某些語用功能下也可變讀為高平，具強調作用。

遠的區別是靠全升調來體現的，劉丹青、陳玉潔 (2008, 2009) 則更進一步從跨方言角度對指示詞的語音像似性做一統計，包含輔音、元音、聲調等的表現，其中，聲調部分從近指到遠指的表現為：降調 < 平調 < 高調。漢語方言指示詞遠、近指聲調表現模式的統計分析，確實體現了語音的像似性原則。

客語「个」的語音與形態隨語法功能詞的發展不同而有各自演變的方向，並逐漸呈現語義或語法上的分工。透過跨方言與跨語言的考察，可如此主張：海陸腔的遠指，其基底層面的聲調為陰去 [11]，透過語音的像似性原則變讀成表層高調的陽平 [55] 以表遠指，並假設推測：當「个」的語法化歷程循「量詞→指示代詞→結構標記」的過程而運作時，海陸腔指示代詞的部分是以基底的聲調在運作。理解了海陸客語遠指聲調變化的原因，接下來便可探討客語各類「个」之間細部演變的過程性。

### 第三章 臺灣客語「个」的語義與語法功能

「多義性」(polysemy)，指的是一詞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意思，意義間具歷時方面的關連性，但語詞的多義性往往要在句中視上下文關係才能識解。以下就從語篇的觀點來看臺灣客語「个」語義和形式之間的關連，以及「个」語義與語法功能轉變的過程性。

#### 第一節 量詞

「个」為量詞時，後接的名詞常見的為“人、銀元、月”，具兩種格式：**【數+量+名】**、**【指代/全稱範詞+量+名】**，其中為全稱範詞時，其後接名詞不能為銀元，若為銀元的用法則以「隻」為量詞，如「逐隻銀元」。如下所示：

(4)

a. 講个有一个細妹當才呵！**【數+量+名—人】**

(說啊，有一個女子很有才情呵！)

b. 俚个飯匙較值錢啊，俚个三千六，你愛拿一百个銀找俚啊！**【數+量+名—銀元】**

(我的飯匙較值錢啊，我的三千六百元，你要拿一百元找我啊！)

c. 一个月來三回。**【數+量+名—月】**

(一個月來三次。)

d. 个个細妹仔仰會恁靚喏！**【遠指+量+名—人】**

(那個女孩子怎麼會這麼的漂亮呢！)

e. 这个唐山師傅盡感動，……**【近指+量+名—人】**

(這個唐山師傅很感動，……)

f. 做生理个人逐个月初二、十六拜伯公做牙請人客。**【全稱範詞+量+名—月】**

(做生意的人每個月初二、十六要拜土地公、打牙祭請客人。)

雖說「个」當量詞時，後接的名詞大體為“人、銀元、月”，但我們還是找到了一些例外，這些例外在一般的口語中少用「个」，或以「隻」當量詞，客語書面的文字形式是否受到華語「個」概化的影響而類推，而使得其他範疇也使用「个」？亦或量詞的使用因區域性而不同，這些則有待更多口語的檢驗。如下所示：<sup>6</sup>

(5)

a. 你个果樹下有兩個銀罐。【數+量+名-物】

(你的果樹下有兩個銀罐。)

b. 在逐个場所。<sup>7</sup>【範+量+名-處所】

(在每個場所。)

c. 这个故事 涯已經從細聽到大。<sup>8</sup>【近指+量+名-事件】

(這個故事我已經從小聽到大。)

基本上，「个」做為量詞，使用的範圍較窄，又計“人、月”的單位分別亦可用「儕」、「隻」來替換，「儕」即為人，兼具名量詞，為一底層詞，但銀元單位則較難以其他量詞替換。<sup>9</sup>時下可接受有關貨幣單位相應的說法，如下所示：

(6)

a. 一百籮。(一百元。)

b. \*一百个籮。(\*一百個元。)

c. ? 一百籮个銀。(\*一百元的銀。)

---

<sup>6</sup> 雖 Biq (2004) 從語料庫分析指出，華語的分類詞「個」因使用頻率高，具有概化使用的現象，但客語量詞概化使用的現象卻不一定是「个」(雖然它是詞頻中第一高的詞(參考江俊龍 2013))，或為「隻」，此則有待更進一步的統計分析。

<sup>7</sup> 此條語料選自《臺灣客家語朗讀文章選輯》(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編，2008)。

<sup>8</sup> 此條語料選自客家歌謠〈月光光〉(作詞作曲、演唱：邱幸儀)。

<sup>9</sup> 在「國立政治大學漢語口語語料庫」中查無有關「銀」之資料。

d. 一百个銀。(一百個(的)銀元。/一百元)

e. 一百銀。(\*一百銀。)

f. ? 一百隻銀。(\*一百顆銀元。)

「箍」在閩、客語中，均帶有圓形的意涵，早期可用在圓形的貨幣單位，延用至今可用在紙鈔的貨幣單位，對應於華語為「元」或「圓」，通常不必另外以其他量詞來連結；「銀」為民國初年通行的貨幣單位，推估「个」在早期客語也可為圓形單位的錢幣用法。在上例 d 句與下例有關貨幣單位的語料分析當中，我們發現了量詞轉變為指代詞或結構標記的過渡性用法：量詞→指代詞/結構標記。如下所示：

(7) 大伯，你攞你買做得，一百箍个銀。【指代詞/結構標記】

(大伯，我向你買可以，一百元的那銀元 / 一百元。)

此處的「一百箍」應是修飾「銀」，不可能為“一百元個銀元”的理解，較適合理解為“一百元的銀元”，此時具結構標記的特性，可是也可理解為指代詞的功能，如“一百元 那銀元”。在「一百个銀」中，「一百」有可能即兼具修飾「銀」的功能，此時可理解為“一百元的銀元”，但「个」在此也可視做指代詞，此時可理解為“一百 那銀元”，<sup>10</sup>甚至有量詞的功能，如“一百個銀元”，可具三種譯法，因而這中間即呈現了量詞轉變為指代詞或結構標記的過渡性用法，即：

(8)

a. 一百箍 (一百元)

b. 一百个銀【量/指代詞/結構標記】

<sup>10</sup> 單譯“一百 那銀元”或較難理解，但客語「个」具有量詞、指代詞、結構助詞的語法化演變歷程，例如：「佢个面看起來紅紅」(他的那臉看起來紅紅的) 兼有指代詞或結構助詞的功能。(參見賴文英 2012c) 因而若將「一百个銀」放在特殊情境之中，如桌上有一百顆銀幣的話，那麼「桌項一百 (个銀) 係你个無？」(桌上一百 個/那 銀元是你的嗎？/桌上一百元 的 銀元是你的嗎？) 確實可同具有量詞、指代詞或結構助詞的功能。

(一百 個(的)/那 銀元；一百元 的 銀元)

c. 一百 籮个 銀【指代詞/結構標記】(一百元 那/的 銀元/一百元)

## 第二節 遠指代詞

「个」當遠指可在句首、句末 (含小句末)，或在詞前，以指示人、事物、活動、時間、空間、性質等。如下所示：

(9)

a. 个 細妹仔仰會恁靚喎！

(那個 女孩子怎麼會這麼的漂亮呢！)

b. 毋怕啦，去買兜紙炮仔放到灶公爺个，到个 日有用。

(不用怕啦，去買些鞭炮放在灶神爺那兒，到那一天可以派上用場。)

c. 堵好又跳到頭先个个 位所。

(剛好又跳到先前的那個 地方。)

上例 c 句的兩個「个」，若語流在「頭先」後做一短暫停頓，則「个个」只能譯為「那個」；若語流在「頭先个」後做一短暫停頓，則「个个」譯為「的那(個)」。

語料中另外發現了量詞轉變為指代詞、屬有標記等的過渡性用法：量詞/指代詞/屬有標記。如下所示：

(10)

a. 个 細妹仔仰會恁靚喎！【量/指代】

(那/那個 女孩子怎麼會這麼的漂亮呢！)

b. 你个 妹仔堵著老公就會講話。【量/指代/屬有標記】

(你 那一個/那個/那/的 女兒遇到老公就會說話。)

c. 你个 千金妹仔愛嫁分你。【量/指代/屬有標記】

(我 那一個/那個/那的 千金女兒要嫁給你。)

上例翻譯時或存在發音人對「个」語義認知上的差異，尤又受華語對應影響較深，因而對「个」的釋義或著重在屬有標記的用法，但若從「个」歷時觀點來看共時性的「个」，則上例確實同時可存在數譯。此外，上述還存在兩個爭議，一是當【數+量+名】格式省略了數詞時，其指代性較強，量詞的功能已很虛，那麼，究竟還存不存在量詞的功能？二是當兩個「个」相鄰出現分別表指示與量詞時，即「个个……」格式省略了其中一個，究竟是省略了指示詞或量詞呢？因為這牽涉到上例 a 句語義的釋解，又其省略的模式是否與華語相同？或者，相同歷史來源又為相同形式表量詞的「个」可與指代詞合併成一個指代功能較強的「个」，換句話說，其量詞功能已變得很虛，原有的量詞也已逐漸轉變為指代詞的功用。如下所示：

(11)

a. 一个細妹仔 → 个細妹仔

(一個女孩子 → 那/那個/那一個 女孩子)

b. 个个細妹仔 → 个細妹仔

(那個女孩子 → 那/那個/那一個 女孩子)

雖說上述例子的演變，從華語釋義角度，「一『个』」與「『个』个」中的「个」似較不具量詞的功能，但華語指示詞「那」與量詞「個」不同源，也與「的」不同源，其情形與客語不同，因而客語「个」在語義合理的釋解之下可帶有不同的詞性，只是哪種詞性功能較強，哪種較弱的問題，例如「你个妹仔」只出現一個「个」，但卻可以有四種理解，其中譯成“你的那一個女兒”時，「个」同具結構標記“的”、指代“那”與數量“一個”(或“個”)的功能；譯成“你那一個女兒”時，「个」同具指代“那”與數量“一個”(或“個”)的功能；譯成“你那女兒”時，「个」為指代；譯成“你的女兒”時，「个」為屬有標記，且“女兒”可以不只是一個女兒。因而「个」同具量詞、指代詞、屬有標記的功能。或說，當我們

限定「个」只能有一解時，那麼也只能是指代詞或屬有標記了，也就是說這兩類的詞性功能勝過於量詞的功能，又若對應於華語，則屬有標記的功能或覺更強了。只不過，語言本身雖具有語法規則，但誰規定「个」在合情合理的範圍之下不能具有數解呢？因而語言的自由度在某種程度來說，卻也是難以被限制住的。

### 第三節 結構標記

朱德熙 (1961、1966、1980) 將現代漢語的「的」依其語義及語法功能，將「的」分析成「的<sub>1</sub>」、「的<sub>2</sub>」、「的<sub>3</sub>」，分別代表副詞性結構標記、形容詞性結構標記、名詞性結構標記。客語的「个」則較少表副詞性結構標記與形容詞性結構標記，更多的是表現在名詞性結構標記。

#### 3.1 副詞性結構標記與形容詞性結構標記

先比較副詞性結構標記如下：

##### (12) 華、客語副詞性結構標記比較表

華語「的 <sub>1</sub> 」(朱德熙 1961)		對應於客語
用在動詞、形容詞前邊，不能修飾名詞 *調語、*補語、*定語、*主賓語、*單說		
狀語	非常的痛快	非常个暢

副詞性結構標記，用在動詞、形容詞前邊，用來修飾或限制以動詞或形容詞為中心詞的詞，不能修飾名詞，不能做主語、賓語、調語，只能做狀語。如下所示：

##### (13)

a. 講這香山个位所景色非常个好，……

(說這香山的位置景色非常的好，……)

b.佢有一妹仔，生到非常个靚。

(他有一個女兒，長得非常的漂亮。)

c.原本佢這兜應該愛非常个歡喜正著，……

(原本他們這些人應該要非常的高興才對，……)

d……。跔等，又還个細聲細膩个講：「……」【指代/結構標記】

(……。接著，又還在那輕聲細語 的/的在那/在那說：「……」)

客語副詞性結構標記較漢語「的<sub>1</sub>」的使用範圍來得少，如華語「慢慢的」、「漸漸的」等這一類副詞性結構標記，對應到客語多半以「仔」表現，如「慢慢仔」、「漸漸仔」。上述例子的「个」其實也均可省略，透過語調加強，可以達到相同的語用效果。

朱德熙 (1961) 所指形容詞性結構標記主要出現在形容詞重疊式和帶後加成分的形容詞，能做定語、謂語、狀語、補語，構形成容詞性單位。定義並不適用於客語，先看如下的對應關係：

(14) 華、客語形容詞性結構標記比較表

華語「的 <sub>2</sub> 」(朱德熙 1961)		對應於客語	
謂語	臉紅紅的		面紅紅/面紅紅仔
補語	抹得臉紅紅的		膏到面紅紅/曬到面紅紅(仔)
定語	紅紅的臉	定語	紅紅(仔)个面/當好个人
狀語	熱熱的喝下去		燒燒(仔)咁下去
主賓語	白白的好/不要白白的	主賓語	白白(仔)个好/無愛白白(仔)个
		(謂語 a)	鼻起來香香仔，食起來無恁香
		(謂語 b)	鼻起來香香(仔)个係麼个

此表可看出現代漢語形容詞性結構標記能做定語、謂語、狀語、補語，構形成容詞性單位，但對應到客語只能做定語、謂語 (這種分布則與名詞性標記的「个」

相同，見下一小節分析)。客語形容詞性結構標記是否能當“謂語”具爭議性，因為這牽涉到構式「NP+V 起來+AP」具不同的類型，因不同的類型而影響到“AP”擔任什麼樣的句法功能，一派認為 AP 為謂語，如余光武、司惠文 (2008)，另一派則認為 AP 非為謂語，但為謂語中心語，如殷樹林 (2006a, b)。本文站在余、司的立場，認為謂語 b 句中的「个」應承擔了名詞性標記，比較下例兩句：

(15) 「(个)NP+V 起來+AP」構式中「个」的功能

a	佢个面看起來紅紅 (他的/那臉看起來紅紅的)	主謂句，「紅紅」修飾「面」
b	[面看起來紅紅 个] <sub>NP</sub> 就係吾老妹 ([臉看起來紅紅的 那個] 就是我妹妹)	關係子句構成主語，「个」具指稱性

上例 a 句為純粹形容性狀，b 句則往往具有目的性。華語「的<sub>2</sub>」的功能相對於客語，幾乎由「仔」承擔較多，而客語「个<sub>2</sub>」具形容詞性結構標記的條件除了和名詞性結構標記做定語、主語、賓語相同外，另一重要條件應是其形容性成分能受程度副詞「當、盡」(很) 等修飾，但不能做謂語，若能修飾的話也只能修飾名詞，例：「當好个<sub>2</sub>人」(很好的人)、「當好个<sub>2</sub>一本書」(很好的一本書)，但事實上，前述兩句仍能譯為：很好的那個人/很好的那一本書，此時的「个」或較適合歸屬在名詞性結構標記。

相同的，客語形容詞重疊式加「个」，在某一方面來說均可為名詞性短語，如：(語料來自於田調，因牽涉發音人對「个」語義理解認知上的不同，故華語為筆者自譯)

(16)

a. 好好个東西。

(好好 的/的那個 東西。)

a'. 這看起來好好个 (東西) 係麼人个?

(這看起來好好 的/的那個 (東西) 是誰的?)

b. 香香个味。

(香香 的/的那種 味道。)

b'. 這鼻起來香香个 (味) 係麼个東西？

(這聞起來香香 的/的那種 (味道) 是什麼東西？)

c. 紅紅个衫。

(紅紅 的/的那件 衣服。)

c'. 看起來紅紅个 (衫) 就係咧。

(看起來紅紅 的/的那件 (衣服) 就是了。)

在「(个)NP+V 起來+AP」構式中，「个」具有名詞性短語的釋解往往也和構式中的其他成分有關，尤其和其後接的語詞語義有關，否則，這一類的構式，往往也受到華語相關構式的類推而可解讀成形容詞性結構標記。因構式「NP+V 起來+AP」牽涉到 AP 的語意指向與中間構式 (middle construction) 的探究，受限於本文主題與篇幅，此問題適合再另文分析。

### 3.2 名詞性結構標記

名詞性結構標記，出現在名詞、動詞、形容詞，以及各類詞組之後構成名詞性單位，主要對中心語所代表的質料、性質、狀態、功能、時間、地點、數量、內容加以描述、說明，以形成名詞性單位。根據前節的討論，客語形容詞重疊式加「个」可當關係子句中的謂語成分，如下例之 A 句 (B、C 為比較)，「个」應具有名詞性結構標記的功能。

## (17) 客語名詞性結構標記出現的句法位置

華語「的 <sub>3</sub> 」(朱德熙 1961)		對應於客語
*補語、*狀語		
謂語	這張紙白的	這紙白个
定語	白的紙	白个紙
主賓語	白的好/不要白的	白个好/無愛白个
單說	白的	白个
		關係子句中的謂語成分，助詞具指稱性
		A 鼻起來香香 (仔) 个 (NP) 係麼个
		B 鼻起來 (係) 香个，食起來無香
		C ? 鼻起來香个係麼个

「个」前的定語成分可以為名詞短語 (NP)、動詞短語 (VP)、形容詞短語 (AP)、介詞短語 (PP)、範詞短語 (DP)、主謂短語 (SV)、狀聲詞短語 (OP) 等等。如下所示：

## (18) 客語名詞性結構標記的定語分布表

帶定語成分的短語	个	帶中心語成分的短語
厥姆 <sub>NP</sub>	个	目珠。
厝 <sub>NP</sub>	个	果樹樣會毋會生？
去到[蛇] <sub>NP</sub>	个	位所。
掌牛 <sub>VP</sub>	个	時節。
轉去 <sub>VP</sub>	个	時節。
變成一个[當靚] <sub>AP</sub>	个	小姐。
又毋使錢，哪尋[恁好] <sub>AP</sub>	个	事情。
在臺灣西部 <sub>PP</sub>	个	山線。

帶定語成分的短語	个	帶中心語成分的短語
到這下 PP	个	年齡來講，……
還有[摻別儕搭佢問]PP	个	事情，也一項項問神明。
打著[兩大錫桶]DP	个	狗領琢仔轉屋下去。
每擺 DP	个	三界廟个三界爺生日个時，……
佢頭擺賺 SV	个	錢。
等小姑去灶下尋 SV	个	時節，……
半夜		
王班頭聽到眠帳有[呢呢嚶嚶]OP	个	聲。
間肚傳出[極極確確]OP	个	聲，……

依「个」前定語成分與「个」後中心語之間的約束關係，分為具領有關係的屬有標記，如：厥姆个目珠（他母親的眼睛），以及非領有關係的結構標記，如：轉去个時節（回去的時候）。又依「个」成分的存在而形成名詞化，或造成定語語義與詞類上的變化而帶有不同的語義角色，若定語不能離開中心語而獨立，名詞化造成的名詞性成分與原來的定語所指相同、語義不變，此為自指，如：轉去个時節。（回去的時候）呢呢嚶嚶个聲。（吵吵鬧鬧的聲音）若名詞化造成的名詞性成分與原來的定語所指不同，造成語法功能的轉化或語義功能的轉化，為轉指，如：佢个（果樹）。（我的（果樹））食个（東西）。（吃的（東西））轉指可具有不同的語義角色，整理如表所示：

#### (19) 「个」短語承受的語義角色

語義角色	例
施事	掌牛个(人)。做頭那毛个(人)。教書个(人)。
受事	發病个(人)。寒著个(人)。
客體	煮个(菜)。食个(東西)。唱个(歌仔)。佢个(果樹)。

語義角色	例
與事	撈佢打招呼个(人)。佢撈佢拜託過个(人)。
工具	切菜个(刀仔)。裝水个(杯仔)。泡茶个(壺仔)。
處所	戴个(地方)。園个(位所)。讀个(學校)。
具性狀者	白个(衫)。細條个(索仔)。紅个(花)。

轉指的部分牽涉到關係子句、名詞化標記或名詞後綴，前二者在句法層次運作，關連到名詞短語、關係子句，後者在詞法層次運作，此另於第五節分析。

朱德熙 (1980) 曾針對四種漢語方言的「的」做一比較分析，認為唐宋時期有「地<sub>1</sub>」、「地<sub>2</sub>」、「底」三種用法，相應於現代方言，北京話為同形的「的<sub>1</sub>」、「的<sub>2</sub>」、「的<sub>3</sub>」，廣州話為三種形態的「咁」、「咁」、「口既」，山西文水話為兩種形態的「t<sub>1</sub>」、「t<sub>1</sub>」、「tiəʔ」，福州話則為另一種模式的兩種形態「ki」、「liɛ」、「ki」，作者對於其來歷與演變過程持保留態度，同時提出質疑，認為北京話的「的<sub>2</sub>」可以為「的<sub>3</sub>」，只是二者同形同音，其界線已愈來愈模糊。若如此，則現在一般認為客語相應於「的<sub>2</sub>」的形容詞性結構標記，由本文分析，其實可歸屬為「的<sub>3</sub>」的類型，亦即名詞性結構標記。

#### 第四節 語尾助詞/語氣詞

語尾助詞/語氣詞：置於小句之尾，表示肯定或加強的語氣。語尾語氣助詞多由名詞化標記轉變而來，以下例句中可見其轉變的過程性。

(20)

- a. 一坵係這下義民廟个位所，係分大神大主个人得个；一坵就係這下范朝登个祖先風水所在，係分有福有德个人得个，子孫會讀書登科做大官。

(一塊是現在義民廟的位置，是給大神大主的人得到的；一塊就是現在范

朝登的祖先風水所在地，是給有福有德的人得到的，子孫會讀書登科做大官。)

b.....，范姜係恁仰來企。

(.....，范姜姓氏的來由是這麼樣來的。)

c.這條對仔係恁仰形寫企。

(這幅對聯是這樣子寫的。)

d.唉喲！你毋知貓公係食老鼠企？

(唉喲！你不知道貓是吃老鼠的？)

e.個人講企：嘴食開就當暢。

(人家都這麼說的：嘴吃四方就很高興。)

f.其中幾儕讀到博士，也有做大官企。

(其中幾個讀到博士，也有做大官的。)

g.這係一條令仔愛分人團企。

(這是一條謎語要給人猜的。)

h.因為三七五減租，耕者有其田，陳誠做副總統該下執行企。

(因為三七五減租，耕者有其田，陳誠擔任副總統那時候執行的。)

i.該名稱就係對這恁仰形來企。

(那名稱就是從這樣子來的。)

j.毋過男女之間愛靠緣分，做毋得強求企。

(不過男女之間要靠緣分，無法強求的。)

k.就講：「這孽女，這三條條件全部無可能企。」

(就說：「這不孝女，這三個條件全部不可能的。」)

l.這人定著係對新屋搬出去企。

(這人絕對是從新屋這搬出去的。)

m.實在毋係生性就愛偷企。

(實在不是生性就愛偷的。)

n. 盡少有人無去遶街个。

(很少有人沒去逛街的。)

前述例句中的句尾「个」之所以也可以成為名詞化標記，是因其前文都至少帶有具體性的名詞成分或抽象性的事件、緣由，亦或隱含著相應的名詞性成分等等，例如 b 句「……，范姜係恁仰來个。」「个」其實為轉指前面的敘述緣由，可為名詞化標記，但因出現在句尾，往往也承擔了語尾助詞的功能，並愈來愈模糊名詞化的功能。或如例 e 句「該人講个：嘴食開就當暢。」「个」在前句句末，但實際為轉指句中「人」所說的老古人言，而這老古人言則出現在接下來之小句，是故「个」可為名詞化標記，標示著“古人語”，但因其在小句末而非整句之末，故承擔語尾助詞的功能就較為薄弱。

至於「个話」(的話) 語氣助詞，用在假設小句之末；「个樣仔」(的樣子) 句末語氣助詞，則用在表約略形容狀態的相似性。如下所示：

(21)

a. 係有个話，就來訂啊！《苗栗縣客語故事集二》

(要是有的話，就來訂啊！)

b. 該隻羊仔看起來肥牯牯仔，盡好食个樣仔。

(那頭羊看起來肥肥的，很好吃的樣子。)

### 第五節 起始語/發語詞(語氣助詞)/連詞(話題性標記)

起始語出現在語篇段落單句中的起頭，為一種發語詞，如下例中的前三句；連詞也出現在語篇單句或停頓語詞的起頭，故而也具有起始語的功能，但連詞主要還是具承接、轉折的語氣，且通常在前文中已存在相關的敘述，如下例 d 句。

(22)

a. 頭擺，講个有一个細妹當才呵！

(以前，說啊，有一個女孩子很有才情呵！)

b. 个人講个：嘴食開就當暢。

(那啊，人家都這麼說的：嘴吃四方就很高興。)

c. 个有一年啊，……

(那啊，有一年啊，……)

d. 船頭家講：「係無！个愛先載 佢姆先行。」

(船老闆說：「要不！那麼樣，要先載我母親過河。」)

上例 a 句中「講个」為起始語，無意義，字面直譯為「說那」，但實際上相當於華語「話說、說啊」之義；b 句比較特別，起始的「个人」常容易被誤認為具定冠詞功能的“那人”，實際上在說故事時，依上下文判斷，「个」與「人」是可分立的，「个」是故事開始的起始語，「人」則非特定的人，對應成華語有點像是“(那)哦，人家說的，……”，其結構可相當於 c 句；c 句的「个」為起始語，無意義，無定指哪一年；d 句的「个」同具有起始語，相當於華語的「那」，可表起始語，亦或表承接、轉折的語氣，此時相當於華語的「那麼」，具話題性標記的篇章功能。因而「个」的演變具有：起始語→連詞 (話題性標記) 的過渡性；此外發現「个」具有：指代詞→起始語→連詞 (話題性標記) 的過渡性發展。如下所示：

(23)

a. 還佢員外當有錢，佢講(个)無麼个頭路好分佢做。

(而他這個員外很有錢，他說 (那/那啊) 沒什麼工作可以給他做。)

b. 遠到看人个起廟打石，看著个打石獅，个石獅當靚，佢使問佢講：「个頭家，頭家你這要賣無？」

(晃到看有人 在那/那啊 蓋廟打石，看到那打石獅，那石獅很漂亮，他於是問他說：「啊/那個，老闆啊，老闆你這要不要賣？」)

上例 a 句的「个」可具指代功能，指代某一處地方，若省略「个」並不改變意義，

故而「个」也具有起始語或轉折語之篇章功能，具華語「那啊」之義，此時非指代處所；b 句第一個「个」指代功能弱，最後一個「个」與前之「講」兩字之間可具些許的停頓，且與後頭所說話語「頭家……」之間停頓又稍長些，故「个」有可能為故事人物講話內容之句首發語詞，但也有可能是發音人要說出句子話中話之前的發語詞，故而「个」在此較適合為起始語或轉折語。

## 第四章 「个」的詞法和句法特性

前文的討論其實均與「个」的詞法、句法特性有關，只是本章較關注在關係子句、名詞化標記、名詞後綴、疑問代詞、進行體標記等的分析。

### 第一節 關係子句/名詞化標記/名詞後綴

首先從英語的觀點瞭解何謂「關係子句」、「名詞子句」、「副詞子句」？之後再來探討客語的「个」與這些子句的關連性。

英語的「關係子句」當「形容詞子句」用，以關係代名詞 *who*、*which*、*that* 等引導子句，表達形容詞身分或修飾其前的「先行語」(名詞性成分)，或強調主語、時間副詞、賓語、子句等，有時也扮演著「連接詞」兼具「代名詞」的角色，但與 *and* 或 *but* 等其他的連接詞卻大為不同。因此，關係代名詞有兩種功能：(1) 名詞，代替和先行語一樣的名詞；(2) 連接詞，連接一形容詞子句。「名詞子句」為一子句當做名詞來使用，因而名詞具有的句法功能，名詞子句也當有相同的句法功能，包含名詞子句本身的詞性可當主語、賓語、主語補語、賓語補語、同位語等，但名詞子句當同位語時，只能用 *that*，因為前面與其同位的名詞可能是普通名詞，需要加以限定。「副詞子句」是一種從屬子句，以從屬連接詞開頭，主要功能在修飾主要子句，因而稱之為副詞子句，常見連接詞有 *although*、*before*、*after*、*because*、*until*、*when*、*while* 等。副詞子句與主要子句的關係通常由引導副詞子句的從屬連接詞決定，常見的為表示時間、原因、條件、讓步、對比、目的、結果、程度、比較等子句。三類子句的例子，如下所示：

(24)

a. This is the first novel that I read. (關係子句)

b. I have a dream that I want to be a doctor. (名詞同位語子句)

c. My family ran a gas store when we were in New York. (副詞子句)

漢語方言關係子句、名詞子句、副詞子句的分類模式或和英語不盡相同，況且漢語方言不存在所謂的「關係代詞」，故而不見得有所謂的「關係子句」，不過仍存在類似的子句，其分類原則或更複雜，本文僅就比較的觀點來切入相關的議題。在前文的結構標記一小節中提到，客語「个」在句式中較少表副詞性結構標記與形容詞性結構標記，更多的是表現在名詞性結構標記。客語因「个」在量詞、指示代詞、結構助詞、名詞化標記、語尾助詞等為同源關係，是否具關係子句形容修飾的功能？還是大多屬名詞化標記？此則有待更多篇幅的討論，因主題複雜與篇幅所限，在此暫不做詳細的探究，僅就客語現有語料相關的子句當中，對「个」的類型做一探討，並傾向將以下例句中的「个」視為名詞化標記或名詞性結構標記。客語有關的子句成分除了與小句句末出現的「个」有關外，也和小句前或後出現的「就係」(就是)成分之間的互動有關，相關句式說明如下。

「……就係……个。」(……就是……的。): 不同於英語，客、華語的關係子句，其「先行語」並不一定得出現，且無所謂的關係代詞，並以「係」前或其後成分至「个」形成一關係子句，若先前語無出現，則「个」後可選擇出現或不出現中心語，如下例之 a 句。比較如下：

(25)

a. 這 (就) 係 涯第一本讀个 (書)。

(這 (就) 是 我第一本讀的 (書)。

b. 這本書 (就) 係 涯第一本讀个。

(這本書 (就) 是 我第一本讀的。)

c. 涯第一本讀个 (就) 係這本 (書)。

(我第一本讀的 (就) 是這本 (書)。

d. This is the first novel that I read.

相較於英語，漢語方言的一個特點在於一小句或一句子中，有時可省略謂語或不一定非得要有謂語成分；再者，兩種語言關係子句的結構不同，上例中（以下以華語示之）「這是我的書」、「這本書是我的」、「我的這本書」各為主要句，前兩句謂語為「是」，且三句均以「我第一本讀的」來修飾主要句，其特色在於主要句和修飾句重複了「我（……）的」，和英語主要句、修飾句的內含成分不同，華語以「的」（客語則為「个」）做為代替先行語與形容修飾句之間的連結關係，英語則以關係代詞 *that* 做為代替先行語並連接一形容詞子句。

有時「个」為指代一事件，而非只是指代到關係子句中的“先行語”，亦或是事件與先行語之間形成了「回指鏈」，<sup>11</sup>對客語來說，這類型的句子為同位語子句，亦即名詞子句，在下例中，「个」轉指到其前的名詞短語「个名稱」，但實際上是「个名稱」鏈結到其前敘述之事件、緣由，類似於英語的「*That's the reason why.....*」。如：

(26) 這廟就係福龍山个甘泉寺，服侍个係觀音佛祖，地方名安到觀音，个名稱就係對這恁仰形來个。

(這廟就是福龍山的甘泉寺，奉祀的是觀音佛祖，地方取名為觀音，那名稱就是這樣子來的。)

「.....个，就係.....。」(.....的，就是.....。):「个」不僅轉指其前所出現的名詞或事件，也可以是之後出現的名詞或事件，「个」前主要在於修飾「个」後原本應出現的名詞性成分，但此名詞性成分沒有馬上出現，因而由「个」本身承擔轉指的成分，並與「就係」之後出現的成分形成指稱上的照應關係，故前一小句之「个」所形成的短語句承擔主語的句法功能，為一名詞子句。如下例「个」轉指後以「就係」連繫轉指的整個事件，類似於英語的「*What.....is (that).....*」。如下所示：

---

<sup>11</sup> 一文本中相同或不同形態但卻都同指的照應語一個鏈接一個而形成一「回指鏈」。

(27)

a. 盡重要个，就係尋兩儕戴个位所。

(最重要的，就是找兩個人住的地方。)

b. 做得算係客家歷史人物个，就係共時代个丘逢甲同李興祿兩儕。

(可以算是客家歷史人物的，就是同一時代的丘逢甲與李興祿兩個人。)

c. 佢希望个，就係緣分係到了，就結婚好穩定下來。

(他希望的，就是緣分若是到了，就結婚穩定下來。)

「……个係 NP。」(……的是 NP。)：此句式與上一句式類似，只是「个」與「係」之間未形成斷句，且「係」後為一名詞組。「个」與後之名詞組間以「係」做為連繫詞，致使「个」轉指其稍後出現之名詞組，亦即「係」之前的「个」短語形成了子句的主語，為名詞子句，相當於英語的「What SP is NP」。如下所示：

(28)

a. 伯公廟一般講福德祠，底背肚奉祀个係福德正神。

(土地公廟一般說福德祠，裡面奉祀的是福德正神。)

b. 因為翻譯係福佬人，講个係福佬話。

(因為翻譯是閩南人，說的是閩南話。)

「X 个 (就) 係 Y 个。」(X 的 (就) 是 Y 的。)(一)：此句式看似為雙重子句，兩個「个」的所指成分語義相同，第一個「个」後並不直接接名詞，而是以動詞「係」做為連繫詞，致使「个」不僅轉指其稍後出現之名詞後綴 (或類似於名詞化標記)，也使得名詞後綴 (或名詞化標記) 的「个」又轉指到另一名詞性成分，此一名詞性成分或出現於句中，若不出現時，可由句中其他成分或語境解讀其成分。例如：

(29) 這隻細个係 厝自家降个，係真實照顧毋去 厝使放忒佢，厝兩公婆還在還做得正降過。

(這個小的是我自己生的，是真的因為照顧不來我才放棄他，我們兩夫妻還活著還可以再生過。)

上例第二個「个」形成之短語修飾前面帶有名詞性之第一個「个」，第二個「个」短語實為關係子句，第一個「个」後之名詞性成分可出現或不出現，不出現時，即由本身構成一名詞性成分的「个」短語，具有名詞化標記或名詞後綴的功能。以名詞後綴來說，「細个」(小的) 不為一詞彙，但因其指代一名詞性成分，指“小的孩子”或“小兒子”，近於詞法層次的運作，但又與句法層次有所關連。

「X个(就)係Y个。」(X的(就)是Y的。)(二)：表層看起來同為「X个(就)係Y个。」但實際上兩種句式類型的「个」擔負著不同的句法功能，例如：

(30) 這故事較早講个係饒平个，這下改過四縣講。

(這故事較早說的是以饒平說的，現在改過以四縣來說。)

上例是因第一個「个」構成的關係子句「較早講个」，主要修飾先行語「這故事」，第二個「个」構成的短語「係饒平个」，則是修飾前面出現之主要短語，故第二個「个」構成的短語實屬副詞子句一類。此外，第二個「个」後可出現名詞組，但第一個「个」後則無法出現名詞組。如下所示：

(31)

a. 你兜講个係天文地理，天西毋恁遠个事情，佢講个就係眼前个事情。

(你們說的是天文地理，距離那麼遙遠的事情，我說的就是眼前的事情。)

b. 屋主屋下出來招待个係一個當靚个後生婦人家。

(屋主家裡出來招待的是一個很美的年輕女性。)

甚至，語料當中無出現第二個「个」，直接由「个」短語表示其指稱的確定性。

在以下例子中，「个」為副詞性結構標記。如下所示：

(32) 非常堵好个係這四个人都希望用豬首來答謝。

(非常剛好的是這四個人都希望用豬首來答謝。)

另外發現了一例，其「个」擔負名詞子句，做為主語補語。如下所示：

(33) 這味道盡好食，盡像惹姆煮个。

(這味道很好吃，很像你母親煮的。)

名詞後綴主要是添加在名詞、動詞、形容詞、方位詞之後以形成名詞，例如：華語的小稱詞尾「子」或「兒」，為名詞後綴。因小稱非本文討論主題，故以「个」字短語為例，此是由定中結構「X+个+Y」省略中心語 Y 而形成「NP 係……个。」(NP 是……的。) 此一句式為焦點結構句，「个」指稱一名詞性成分，此時尚未名詞化，為句法層次的運作，不過已接近於詞法層次的運作。如下所示：

(34)

a. 畚箕係竹仔做个。

(畚箕是竹子做的。)

b. 銅鑼係銅打个。

(銅鑼是銅製的。)

名詞化標記「个」可以是關係子句或名詞子句的形式，亦或如上例簡單句之焦點結構句，也可以是下例之複句類型：

(35) 喊佢帶一條煮好个魚分厥婆食，莫講麼儕分个。

(叫他帶一條煮好的魚給他奶奶吃，不要說是誰給的。)

如果以客語「个」特殊的重疊性來說，即「个个」，此通常只能指稱到“那個人”，對客語來說，兩個來源相同的語詞，其功能具演變關係，又語音與字形無產生分化，或因此而容易節縮成一字並擔負雙重功能，具詞彙化的傾向，偏向於詞法層次的運作。如下所示：

(36)……較苦个个使接著佢个信仔，……。

(……較窮的那個(人)就接到他的信，……。)

名詞化標記在句法層次的運作，類似於關係子句或名詞子句，句法層次中的「个」未詞彙化，且孳生力強；名詞後綴在詞法層次的運作，偏向於詞彙化，且傾向於固化的詞組，語義非為字面義，常見者以職業為多，為一專有職業名稱，例如「打鐵个」（鐵匠）、「教書个」（老師）、「剃頭那毛个」（理髮師）、「做頭那毛个」（美髮師）、「做木匠个」（木匠）、「賺食个」（妓女）、「賣食个」（餐飲老闆）……。這些職業用語還普遍使用於客語的口語之中，尤以背稱為多。如下所示：

(37)

a. 一隻妹仔就嫁分做麵个。

(一個女兒就嫁給做麵的/製麵家。)

b. 還一隻嫁分做遮仔个。

(另一個嫁給做雨傘的/製傘家。)

c. 再過一下仔，先生又喊做老公个傳支火鉗分佢。

(再過一下子，醫生又叫做老公的/老公傳支火鉗給他。)

最後來看一句較為複雜的「个」例句：

(38) 羊仔……。你仰會知个<sub>1</sub>老虎咬死个<sub>2</sub>? 明明就你揸轉去个<sub>3</sub>。个<sub>4</sub>鳥仔  
摻佢講个<sub>5</sub>。

(羊……。你怎麼會知道那(是)<sub>1</sub>老虎咬死的个<sub>2</sub>? 明明就你背回去的个<sub>3</sub>。那<sub>4</sub>鳥兒和我說的个<sub>5</sub>。)

此段落出現了五個「个」，第一個「个」為指代詞，且具有兩種指代作用，一是指代到先行語「羊仔」，另一或指示到後接的「老虎」；第二個「个」因為與第一個「个」在同一小句中，故第二個「个」較容易從指示功能虛化成為語尾助詞，若第一個「个」指到「老虎」，那麼第二個「个」的指示功能（指到「羊仔」）則較強，此是因為同一句的兩個「个」可以是異指關係，但較難是同指關係；第三個「个」做用似於第二個「个」尾語助詞的功能，但它其實仍具有名詞化標記的

功能，可指到先行語「羊仔」；第四個「个」因為位於句子的起始，具有發語詞的篇章功能，但因後出現名詞「鳥仔」，故而也可為「鳥仔」的指示詞；第五個「个」作用似於第三個「个」語尾助詞的功能，但也具名詞化標記的功能，可轉指到先前所說故事當中的某件事，指「羊仔係你揸轉去」（羊是你揸回去）這件事情。上述中的「个」，就平面來看，有些具兩可的語法功能，其實際的功能仍可藉由當時之語境（含發音人之語調、語氣、停頓等），以及聽者語義認知上的合理性來判斷。

## 第二節 疑問代詞與進行體標記

前一小節提到名詞後綴中的「个」成分具有使名詞短語名詞化的功能，帶有詞彙化的現象，且語義的釋解也非由字面義取得。另外，因「个」相關語詞的詞彙化與語法化已分別在賴文英 (2011, 2012c) 有較多的說明，故此節省略詳細的討論，或就比較不一樣的部分提出看法。<sup>12</sup>大致上，作者主張客語「个人」早期是普遍使用的語詞，可能由指代某人到定冠詞性質指人的發展，進而「麼个人」是後來才產生的短語，至於疑問代詞「麼个」（什麼）、「做麼个」（做什麼→為什麼）在客語發展的一開始，即可能先從短語經重新分析而歷經了詞彙化，同時從語詞或構式語法功能變得較虛來看，「麼个」、「做麼个」的形成屬結構類型及其成分重新分析的語法化結果，具能產性的「V 麼个」（為了什麼原因而做動作 V→語用強化）則屬構式類推與語用功能的語法化結果。但本文認為，「麼个」是否由從短語經重新分析而歷經了詞彙化，此或有待更多方言語料做一方言比較來論證，不過「个」確實與其他詞素結合詞彙化成疑問詞。至於進行體標記「適个」<sup>13</sup>（在）、「當適个」（正在）的形成，作者主張「適」（在）從動詞到介詞短語到脫

<sup>12</sup> 有關詞彙化與語法化的議題，參見 Heine (1991)、Hopper (1991) Hopper and Traugott (1993)、Traugott (1995, 2003)、Traugott and Brinton (2005)、董秀芳 (2002)、劉堅、曹廣順、吳福祥 (1995)。

<sup>13</sup> 「適」在客方言用字中並不統一，或另有「在」、「佇」等用字上的不同，其本字為何非在本

離介詞範疇的變化，「个」則從空間性到時間性、從遠指代到介詞到脫離介詞範疇的變化，使得原本的遠指處所成分與構式中其他成分產生互動，以及因語境方面因素而產生共同的語義釋解，此為語法化或其他變化的現象，當「个」失去方位處所屬性的同時，中心語義的釋解則更適合由主事者所在地正在進行的動作來承擔。作者並認為，若從指示代詞非能產性到副詞的能產性，以及因語篇功能而形成的進行體標記來看，此演變過程似乎較屬語法化現象；但若從代詞到副詞的演變，以及由短語到副詞詞彙的形式來看，此似乎又較屬詞彙化現象，但表進行體標記的實詞性又不足、語篇功能性反而又較強，語詞各別先經歷語法化成一語法功能詞，而後又再去語法化使語法功能詞變得較具詞彙性，因而此種演變過程或較適合以「去語法化」稱之，與語法化呈現非背道而馳的發展方向，畢竟在去語法化的過程當中，一方面保有語法化的特色，另一方面也保有詞彙化的特色。事實上，作者忽略了對「適个」、「當適个」進行分層的探討，但其探討的議題卻甚為有趣，「適个」、「當適个」確實在篇章中形成了進行體標記，此非副詞，其中「適」由動詞轉變為介詞、「个」由指代空間轉變成指代時間，各別看之各為語法化現象，到了「適个」、「當適个」的形成，則是由動詞短語轉變成進行體標記，「適」與「个」在此標記中則逐漸失去了原有的語法功能，具詞彙化傾向。

簡而言之，客語「个」的發展，因與其他語詞、上下文互動，加上情境、語用功能的變化而具語法化與詞彙化的現象。一方面在第四節論述了「个」語法化的歷程；另一方面在本節探討了「个」可構成短語後綴的成分而使短語詞彙化，亦可詞彙化成疑問代詞，如「麼个」、「做麼个」，以及強調語用功能的「V麼个」構式，還可詞彙化成進行體標記，如進行體標記「適个」、強調進行體標記「當適个」。

---

文討論的重點，本文暫以「適」統一示之。

## 第五章 結語

「个」涉及的議題相當廣泛，因而本文無法對中間構式、關係子句、名詞化標記、名詞後綴、進行體標記等相關的詞法和句法特性做較多詳細的分析，只就目前文獻中對「个」相關的研究，先初步對「个」的形式與語義關係做一整理，並另外從客語「个」的共時語篇與歷時演變當中，試圖釐清各類「个」之間的演變關係，以做為後續相關子題研究的基礎。再者，漢語方言中的「个」或客語中的「个」是否也面臨和華語「個」概化使用的同樣問題？此議題涉及到漢語方言類別詞的探討及其相關構式的形成與變化，本文的研究對象暫以客語的「个」為主，漢語方言相關的研究則為佐證，日後擬再擴及更廣層面的方言比較語法來探究相關的議題。

客語由於缺乏古籍文獻之參考，加上有關客語「个」的研究並不多，因而難以直接論證「个」歷時的微觀演變過程，所幸這一部分可以透過客語共時性的內部系統、古漢語以及其他漢語方言的比較來解釋相關問題。此外，客語文本的語言分析有其侷限性，若要從文本中跨越時空背景來探討社會主體與話語變遷的歷時性關係，確有其難點，因而本文採取的做法是藉由田野調查法或語料庫得來的社會性口語語料，以分析客語「个」的共時表現與社會的互動性。客語文本一方面缺乏共時語料庫「量」方面的資源，也缺乏古文本的文獻語料，同時，共時文本兼顧「質」與「量」的蒐集也有其困難性，但客語語法的研究仍可以嘗試利用一些方法以突破一些瓶頸，本文採取的是折衷方式，先從區域中少量共時的文本語料，並著重區域與方言特色的同質性分析，同時也留意區域方言中異質性成分的分析，希望從文本當中結合歷時的觀點以瞭解語言微觀的變遷。

本文研究發現，客語「个」在共時文本中因語義與形式之間的互動關係而具有豐富的詞性與語法功能，茲將本文對「个」的發展演變整理如下：



## 參考文獻

- 王 力. 1980. 《漢語史稿》。北京：中華書局，第 1 版。
- 石毓智. 2004. 〈量詞、指示代詞和結構助詞之關係〉，《漢語研究的類型學視野》。  
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第 1 版，頁 76-97。
- 石毓智、李訥. 1998. 〈漢語發展史上結構助詞的興替——論“的”的語法化歷程〉，《中國社會科學》。第 6 期，頁 165-179。
- 江俊龍. 2013. 〈臺灣大埔客家語詞頻分析〉，《天何言哉》。陳秀琪、鄧盛有、賴文英主編。中壢市：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研究所；臺灣客家語文學會出版。  
**【forthcoming】**
- 朱德熙. 1961. 〈說“的”〉，《中國語文》。第 12 期。收錄於《朱德熙選集》。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 年，頁 258-289。
- 朱德熙. 1966. 〈關於〈說“的”〉〉，《中國語文》。第 1 期。收錄於《朱德熙選集》。  
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 年，頁 290-307。
- 朱德熙. 1980. 〈北京話、廣州話、文水話和福州話里的“的”字〉，《方言》。第 3 期。收錄於《朱德熙選集》。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 年，頁 308-316。
- 汪化云. 2008. 《漢語方言代詞論略》。成都：巴蜀書局
- 呂叔湘著、江藍生補. 1985. 《近代漢語指代詞》。上海：學林出版社出版，第 1 版。
- 李作南. 1965. 〈客家方言的代詞〉，《中國語文》。第 3 期，頁 224-229。
- 余光武、司惠文. 2008. 〈漢語中間結構的界定：兼論“NP+V-起來+AP”句式的分化〉，《語言研究》。第 28 卷第 1 期，頁 69-78。
- 邵敬敏. 1993. 〈量詞的語義分析及其與名詞的雙向選擇〉，《中國語文》。第 3 期，頁 181-188。
- 林立芳. 1996. 〈梅縣方言的人稱代詞〉，《韶關大學學報》。第 17 卷第 3 期，頁

66-72。

- 袁家驊. 1989. 《漢語方言概要》。北京：文字改革出版，新華發行。
- 徐嘉慧、賴惠玲. 2009. 《國立政治大學漢語口語語料庫》。 *Taiwan Journal of Linguistics* 6.2:119-144.
- 殷樹林. 2006a. 〈“NP(對象)+(狀)+V+起來+AP” 格式的句法構造〉，《語言科學》。第 5 卷第 2 期，頁 29-38。
- 殷樹林. 2006b. 〈“NP+(狀)+V 起來+AP” 格式與英語中動句的比較〉，《語言教學與研究》。第 1 期，頁 59-65。
- 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編. 2008. 《臺灣客家語朗讀文章選輯》。臺北市：教育部。
- 陳敏燕、孫宜志、陳昌儀. 2003. 〈江西境內贛方言指示代詞的近指和遠指〉，《中國語文》。第 6 期，頁 496-504。
- 項夢冰. 2002. 〈《客家話人稱代詞單數“領格”的語源》讀後〉，《語文研究》。第 1 期，頁 40-45。
- 董同龢. 1956. 《華陽涼水井客家話記音》第 1 版。北京：科學出版社。
- 董秀芳. 2002. 《詞彙化：漢語雙音詞的衍生和發展》。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第 1 版。
- 遠藤雅裕. 2007. 〈從類別詞演變為結構助詞：以臺灣客語海陸方言的類別詞為中心〉，《UST working papers in linguistics. ed. by Chun Edison Chang and Xin-Xian Yu. Hsin Chu: Graduate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v.3 》。
- 趙日新. 1999. 〈說“个”〉，《語言教學與研究》。第 2 期，頁 36-52。
- 劉丹青. 1999. 〈吳江方言的代詞系統及內部差異〉，《代詞》。李如龍、張雙慶主編，頁 102-125。廣州：濟南出版社。
- 劉丹青、陳玉潔. 2008. 〈漢語指示詞語音像似性的跨方言考察（上）〉，《當代語言學》。第 10 卷第 4 期，頁 289-297。
- 劉丹青、陳玉潔. 2009. 〈漢語指示詞語音像似性的跨方言考察（下）〉，《當代語言

- 學》。第 11 卷第 1 期，頁 1-9。
- 劉堅、曹廣順、吳福祥. 1995.〈論誘發漢語詞彙語法化的若干因素〉，《中國語文》。第 3 期，頁 161-169。
- 賴文英. 2010a.〈客語人稱與人稱領格來源的小稱思維〉。《臺灣語文研究》。第 5 卷，第 1 期，頁 53-80。
- 賴文英. 2010b.「客語的疑問代詞」。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獎助客家學術研究計畫研究成果報告。
- 賴文英. 2011.「客語的指示代詞」。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獎助客家學術研究計畫研究成果報告。
- 賴文英. 2012a.「客語文本中的回指照應研究」，第九屆臺灣語言及其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中壢：中央大學。
- 賴文英. 2012b.「客語的人稱代詞」。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獎助客家學術研究計畫研究成果報告。
- 賴文英. 2012c.〈客語疑問代詞「麼」的來源與演變〉。《語言暨語言學》。第 13 卷第 5 期，頁 929-962。
- 賴文英. 2012d.「臺灣客語指代詞「恁」慣用語的構式化探究」，客家語言與生活文化學術研討會。桃園縣平鎮市：新楊平社區大學。
- 賴文英. 2012e.《語言變體與區域方言：以桃園新屋客語為例》。臺北市：師大；新北市：Airiti Press。
- 鍾榮富. 2004.《臺灣客家語音導論》。臺北：五南，初版。
- 羅肇錦. 1990.《臺灣的客家話》。臺北：臺原出版，第 1 版。
- 羅肇錦. 2005.「整理客話山歌歌詞及民間故事收集編纂」研究計劃。臺北：行政院客委會。
- 羅肇錦. 2006a.「整理桃園地區客家民間故事及令仔收集編纂」研究計劃。臺北：行政院客委會。
- 羅肇錦. 2006b.〈客語源起南方的語言論證〉，《語言暨語言學》。第 2 期，頁 545-568。

- 嚴修鴻. 1998. 〈客家話人稱代詞單數“領格”的語源〉,《語文研究》。第 1 期, 頁 50-56。
- Biq, Yung-o. 2002a. Classifier and construction: the interaction of grammatical categories and cognitive strategies.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3.3:521-542.
- Biq, Yung-o. 2002b. Constructional meaning i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classifier *ge* and post-verbal elements in Mandarin. In: Proceedings of the 14<sup>th</sup> North American Conference on Chinese Linguistics (NACCL 14), GSIL, USC, Los Angeles, CA, 1-18.
- Biq, Yung-o. 2004. Construction, reanalysis, and stance: ‘V yi ge N’ and variations in Mandarin Chinese. *Journal of Pragmatics* 36.9:637-1654.
- Heine, Bernd., Ulrike Claudi and Friederike Hunnemeyer. 1991. *Grammaticalization: a conceptual framework*.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Hopper, Paul J. 1991. On some principles of grammaticalization. *Approaches to Grammaticalization*. Ed. by Elizabeth C. Traugott and Bernd Heine.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19.1:17-35.
- Hopper, Paul J. and Elizabeth Closs Traugott. 1993. *Grammaticalization*. 北京: 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2001 年第 1 版。[Pek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1<sup>st</sup> ed.]
- Hasse, Martin. 2001. Local deixis. In Martin Haspelmath...eds., 160-167. *Language typology and language universals: an international handbook*.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 Norman, Jerry (羅杰瑞). 1988. *Chines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raugott, Elizabeth Closs. 1995. Subjectification in grammaticalisation. *Subjectivity and Subjectification*, ed. by Stein Dieter and Wright Susan, 185-210. Great Britai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raugott, Elizabeth Closs. 2003. From subjectification to intersubjectification. *Motives for Language Change*, ed. by Raymond Hickey, 124-13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raugott, Elizabeth C. & Laurel J. Brinton. 2005. *Lexicalization and Language 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